

# 韩少功 精选集

世纪文学 60 家

韩少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世纪文学 60 家

# 韩少功精选集



韩少功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少功精选集 / 韩少功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1

ISBN 7-5402-1526-7

I. 韩…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8041 号

责任编辑:杨燕君 李瑞霞

版式设计:王毅

## 韩少功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16开 16.5印张 310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总策划：**

白焯、陈骏涛、倪培耕、贺绍俊、张红梅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专家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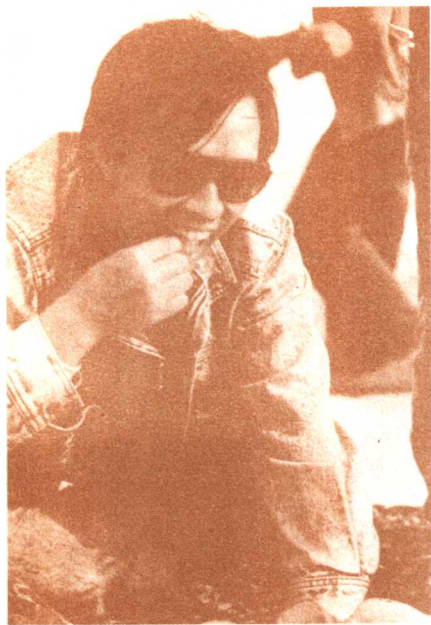
- |     |                 |
|-----|-----------------|
| 丁 帆 |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中忱 |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晓明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王富仁 | 汕头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白 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孙 郁 | 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
| 吴思敬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陈思和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晓明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陈骏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陈子善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 孟繁华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於可训 |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
| 杨匡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杨 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张 健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 张中良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赵 园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 洪子诚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贺绍俊 |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
| 谢 冕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 程光炜 |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
| 雷 达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
| 黎湘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韩少功像



户外



野餐



与张炜、苏童在巴黎

## 出版前言

20 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加以整理和出版,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要的历史任务。而且,在当下过于强势的“市场化”使文学生产日见繁杂,过于“娱乐化”的文化环境使文学阅读日见低俗的情势之下,这样一个以积累优秀文化成果、传扬经典文学作品为旨归的历史任务,显得越发重要和愈为迫切了。

2005 年春天,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100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25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60家”评选委员会,在100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60家”的专家评选结果。

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20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60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有数万读者踊跃参加和热情介入这一评选,有些读者还在留言板上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性意见,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评选活动的关心,表达了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富于个性化的思考。2005年12月16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上述两个评选表明,尽管在选优拔萃、推举经典这个根本问题上,读者与专家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相近的,但最终的评选结果,还是出现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歧异。为了使“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我们决定综合以上两个评选结果,以各占50%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60家”的最终排名表(见下页评选结果)。

“世纪文学60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2005年12月20日





## “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排名	作家	专家评分	读者评分	评选结果
1	鲁迅	100	100	100	31	赵树理	85	55	70
2	张爱玲	100	97	98.5	32	梁实秋	67	71	69
3	沈从文	100	96	98	33	郭沫若	70	65	67.5
4	老舍	94	94	94	33	陈忠实	67	68	67.5
4	茅盾	100	88	94	35	张恨水	64	70	67
6	贾平凹	94	92	93	36	苏童	58	75	66.5
7	巴金	94	90	92	36	冰心	51	82	66.5
7	曹禺	100	84	92	38	穆旦	78	52	65
9	钱钟书	80	99	89.5	39	丁玲	78	47	62.5
10	余华	85	92	88.5	40	顾城	29	95	62
11	汪曾祺	100	76	88	41	舒婷	51	69	60
12	徐志摩	85	89	87	42	张承志	67	51	59
12	莫言	94	80	87	43	王朔	45	72	58.5
14	王安忆	94	77	85.5	44	刘震云	58	58	58
15	金庸	70	98	84	45	韩少功	54	57	55.5
15	周作人	94	74	84	46	阿城	54	56	55
17	朱自清	70	93	81.5	47	张洁	64	44	54
18	郁达夫	78	83	80.5	48	三毛	22	85	53.5
19	戴望舒	94	66	80	49	铁凝	51	53	52
20	史铁生	80	79	79.5	50	张炜	60	40	50
20	北岛	78	81	79.5	50	李劫人	78	22	50
22	孙犁	94	62	78	52	宗璞	64	33	48.5
22	王蒙	78	78	78	53	郭小川	58	36	47
24	艾青	94	60	77	53	柳青	58	36	47
25	余光中	78	73	75.5	55	施蛰存	51	42	46.5
26	白先勇	85	64	74.5	56	张贤亮	42	49	45.5
27	萧红	85	61	73	56	刘恒	64	27	45.5
27	路遥	60	86	73	56	高晓声	45	46	45.5
29	闻一多	78	67	72.5	56	李锐	51	40	45.5
30	林语堂	54	87	70.5	60	徐訏	45	43	44

王光东  
李雪林

## 与民间的对话

韩少功是当代一个独具个性的作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目前为止,韩少功的小说文本都呈现出多方面的意义,从艺术思维到小说语言,从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他总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又是开放的,不断吸纳着世界文化范围内所出现的文化与文学因素,使其个性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活力。然而,在这变化中,我们也分明看到了他的“不变”的轨迹——这就是从《月兰》、《西望茅草地》、《吴四老信》、《远方的树》、《回声》到《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史遗三录》再到《马桥词典》《山歌天上来》所展现出的艺术世界始终与乡村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与民间的对话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对民间的理解,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情怀的生成过程和对艺术的不倦追求。

### 一 揭露和疗救:对民间发出呐喊

“文革”结束,在痛定思痛、百废待兴的社会气氛中,韩少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文学重生的背景是反思“文革”所带来的精神创伤。韩少功作为知青一代作家,在“文革”后登上文坛是带有鲜明的那代知识青年的血气方刚的,阅读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很自然的看到知青一代所具有的旺盛活力和不灭的信心,一股朝气蓬勃的重造一切的决心张扬在作品中。正因为怀有这样的信心,韩少功很自然地以一个知青作家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创作主流。在这一时期他怀着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的责任感,塑造出一个个优秀的带头人的形象,目的是重新聚拢“文革”中被摧垮的民心,另一方面他也急于给那个经历创伤的社会以总结性的发言,所以他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数还带反思文学的影子。然而在反思中也有他体验到的农村的真实,他把这一点展现了出来。《吴四老信》中的“吴党委”吴伟昌为了达到一亩三百万茺基本苗,违反农田耕作规律,硬让农民按他的要求重插秧苗,这种好大喜功的心态其实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农民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好恶,公社里用来宣传政策方针的喇叭的电线一次次被吴四老信割断,只因他听不惯那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快莫讲了!天天割尾巴,割脑壳,‘割’得老子烟都没得烧!老子听起心里躁!”于是广播线被做了铁丝做了尿桶箍,农民天然的想像力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吴四老信用



尿桶戏谑了那些大鸣大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基层独断专行的不满和抵制,使人们真切触摸到了民间的脉搏,听到了来自于民众的声音。

韩少功在反思“文革”的同时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但是对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劣根性,他也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这种批判是从清醒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反省者角度出发的。韩少功说: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种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再把个人“神圣化”和“理想化”之后,也不再把民族“神圣化”和“理想化”。这并不削弱我对民族的感情,只是这里有赤子的感情,也有疗救者的感情。这种“揭示”集中在了《回声》中的根满身上。根满是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劣根满身,活脱脱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阿Q,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冲在了最前头,虽然他经常在口中说:“毛主席说……”,实际上他根本无法领会真正的阶级斗争、真正的革命是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发挥自己的政治热情,他的一切行为看似很有目的:抓贼了、办“孙大圣”、“革命组织”了……但实际上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出于自己偶然的、盲目的、无意识的甚至“凑热闹”的动机。小说中,虽然根满是作者目光的关注点,但是他始终没有走入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中心地位,作者更多的是逼视他身上的愚昧无知,直到最后目送他因为“挑动指挥宗族械斗”“唆使暴徒围攻革命干部”的罪名而走向断头台。

显然,韩少功自然地把自己当作一个伤痕累累的年代和伤痕累累的民众的疗救者,这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虽然他们并没有鄙视来自民众的力量,依然相信来自民间的巨大活力,但是他们更相信民间是一个需要启蒙的场所。在他眼里,民间主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立场,民间是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在韩少功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异常协调地契合在了一起,而且他把知识分子的先天政治热情寄予在上层的自上而下的力量上,从而借此向民间发出了呐喊。

## 二 寻找和倾诉:民间有没有文化的根?

在如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创作中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是很矛盾的,他既要歌颂,又要揭露;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力量也透露出一丝犹疑,这种矛盾心理在《月兰》中集中体现了出来。1979年发表的《月兰》表明韩少功对于“文革”现实的思考已经更深了一步,认识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再以单一的政治视角去看待问题。《月兰》中,“我”作为一个刚从中专毕业到机关参加工作的“小字辈”,是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的,农村也敞开胸怀

容纳了“我”，可实际上“我”只有改造它的热情，并未真正感受农村，也没有真正理解农民。“我”只会下达“禁止放猪和鸡鸭，保护绿肥草籽生长”的命令，却不知道猪、鸡、鸭是农民生活的根本。农村妇女月兰迫于生活的重压，放鸡下了田，接下来的种种事件，写检讨的恐吓、丈夫的打骂使得她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留下的儿子过继给了别人。“我”在这一事件中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在内疚中关心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断地向读者展示农村妇女月兰善良美好的心灵，“月兰也是个好妹子。只说那年春插，队上牛乏了力睡在田里，她一气拿出十几个鸡蛋、两斤甜酒把牛吃，还硬是不要钱……”于是月兰的死亡更给了人们以极大的震撼。对于“我”，作者也没有以月兰的死来丑化“我”的行为，而是小心翼翼地凸显“我”的明理和自我解剖意识，小说中作者的沉思多次出现或许恰恰表明了韩少功对知识分子自身和民众关系的思考向更深一层迈进。他看到了“民间”自身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并不能完全由政治来取代，“月兰”这个人物分明带来了韩少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对于月兰，他不仅是单纯的同情，还有对她身上美好一面的赞叹和惋惜，他意识到了在“政治意识”之外还有一片精神的原野在震撼着他的灵魂。在《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一文中，韩少功认为人们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思想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也不等于艺术形式。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民间文化形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给了他深刻的启迪？如果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韩少功为什么会主张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去寻找“文学的根”。寻根文学的产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离不开西方文化、文学对本土文化、文学带来的冲击，但“寻找”本身也说明了在本土的文化世界里，蕴含着支撑作家精神世界的力量。韩少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寻找文学发展的新因素，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这个时期的寻根作家在寻找文化之根的旗帜下，不约而同地寻到了偏远闭塞的边缘地带，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扎西达娃的“青藏高原”，韩少功则寻到了神秘的湘西。在他眼里，正是没有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的地方保有着民族文化最本质最生动的部分，韩少功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放置在了民间，传统文化更多地体现在“民间”的世界里。

在这个寻根的过程中，他写出的《归去来》、《女女女》等作品都表现出对民间文化形态的思考和认识。他试图在对东方文化的重铸中，寻找优势，这种优势在哪里？这种思考显然使韩少功的小说具有了浓厚的理性色彩，贯穿着“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但他的启蒙意识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于他的价值取向上的两重性：一方面要批判民间文化形态中的“糟粕”的一面，极力表现湘西原始山民的野蛮、蒙昧、互相杀戮，带有强烈的审丑色彩。正因为他已经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放置在了民间当中，所以对于民间文化形态中“糟粕”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种批



判突出地表现在丙崽的身上。丙崽具有的象征意义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它几乎集中了民族的大多弱点、缺点,它丑陋、愚蠢,身世不明却又有着难以言说的神秘力量,任何的外力似乎都无法使之灭亡,无法动摇它活在人们周围的生命力,作者对此充满了忧虑,保持着对于民间落后性的清醒意识。那么文化的根在哪里呢?难道寻到的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劣根”?另一方面韩少功又富有激情地寻找着支持民族的“根”,这就使得他的寻根小说在批判的同时又表现出对民间生存真相的探究的努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韩少功对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和艺术精神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生命的体验中,用各种方式(包括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方式)多方面地进行展现,民间的各种“材料”进入到文本世界中,具有了浓郁的本土性特点,同时,也就有了文本内容的复杂。《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蓝盖子》、《诱惑》、《史遗三录》里都表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审美性一面,展示了一个闭塞、神秘、怪诞、奇特的乡村世界,那些美妙的乡间歌谣源远流长,男女之间原始的欲望冲动自然真实,韩少功寻找到了民间的自在状态,把久违的民风、民俗、民间气息通过传说、民歌、巫术等方式艺术化地进行了展现,从审美的角度肯定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精神价值,正如他所说的,“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韩少功把散落在穷乡僻壤的各种民间生活状态都一一捡拾了起来,朴素的地理风情、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构成了一幅民间世界的美妙画卷,也透出了自己的生命与民间生命的血脉联系。《女女女》里描述民间对生殖的崇拜,延伸出不孕妇女裸体在山岭上接南风、喝蜂窝和苍蝇熬出的汤汁等风俗,还有篷船在船老板的控制下“镖滩”的惊险场面;《归去来》中乡民让我用高大的澡桶洗澡,大嫂还要不断地来添水;《史遗三录》中身怀绝技的杨猎户那墙上的铁铤,每当门外有猎物出现,它就扑扑直跳……而《爸爸爸》中丙崽的弱智(也是文化的弱智?)是否也表现出一种对无限生命力的寻找?这种复杂表明韩少功在接近民间并与之对话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游移,仅用“启蒙理性”显然难以解释他的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丰富和复杂,一旦把“传统文化”这一概念放置于丰富的民间文化生活中,是难以对美与丑、善与恶作出简单的评判的,“根”是“劣根”,还是“优根”,也是无法说清楚的,就像韩少功《归去来》中迷失了自己的回乡者,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韩少功在更大的询问中接近民间,我们也在更大的询问中走进《马桥词典》。

### 三 发现和向往:与民间平等对话

界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桥词典》是90年代文坛的重要收获,争议引发了更深入的思考。韩少功用词条罗列来串联历史事件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叫做“马桥”的乡村世界的风土人情,像丁德胜、常青山那样的领导楷模已经没有了,小说几乎没有鲜明的中心人物,小说成为完完全全的乡村生活的记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化进程,资本、经济、物欲、财富给予这个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作家眼里,金钱的力量造成了贫富的差距、精神资源的匮乏、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处于前所未有的惶惑之中。

相比于韩少功早期强烈的“政治意识”,在《马桥词典》中主流意识形态完全退到了幕后,成为小说的隐形存在,或者说是被生活忽略的存在,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马桥人这里已经看不到它无所不在的强大威力,只剩下本义一个与上层保有关系的乡村干部,但是本义身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民间领袖所具有的民间话语权力,即他在马桥社会里统领人们的权力,但是这恰恰以一个民间领袖的形式出现,具有了更多的民间色彩。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显然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能够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其生活的影响,但却有着自身的生活逻辑和运作逻辑,韩少功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呢?

《马桥词典》首先在语言上完全是一种摆脱了权力话语的民间语言,每一个词条所带有的方言口语色彩使得你必须遵循它自身的读音、意义去理解它后面的故事,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这个民间世界的氛围,使作者和读者都置身于这种语言的海洋中。“𪛗”字是作者用来指代发“nia”音的那个字,读音、字形在正规的汉语词典里都没有,但在马桥的词典里却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字,对于这个字可以发出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个音调,而每一个音又代表不同的意思,并直接与马桥的日常生活发生着联系,具有不可替代性;马桥人对“醒”和“觉”的理解与普通话思维正好相反,苏醒是愚蠢,睡觉是聪明,这似乎体现了马桥人自己的判断;再比如“贱”,问你身体贱不贱竟然是问身体好不好的意思,另外,“飘魂”、“企尸”、“走鬼亲”等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民间传说色彩。但是马桥的语言绝不是盲目的、虚幻的,它带有马桥人生活的印迹,“乡气”、“神仙府”、“九袋”、“晕街”、“军头蚊”、“小哥”、“破脑”等等,大量的词语只有置身马桥世界才能感受到它独特的含义,而作者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这生动的民间语言,让它鲜活地展现在小说中。这种民间语言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被作者发现并认同。

其次,乡村生活隐秘的一面在小说中有了一次神话般的诠释,每一个词条如果分析都是一次对马桥生活的领略。石白的打架,三毛神奇的来历,盐早喷洒农药后获得的抗毒性把咬伤自己的毒蛇毒死,本义他爹剩下半个脑袋还活了五年,走鬼亲……这些民间世界的奇妙景象,铁香、万玉、梦婆、九袋爷、马鸣、志煌、希大杆子……这些民间世界的精灵性人物,构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民间世界。韩



少功说，“人本身是很神秘的。人的神性是指一种无限性与永恒性。我想把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做一种沟通。我想重创一个世界。我写的虽然是回忆，但最能激动我的不是复制一个世界，而是创造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桥词典》与张炜的《九月寓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复活了一个生动的民间世界。在《马桥词典》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那种民间活力的激发，它已经不同于丙崽的家乡那种阴郁的神秘氛围，马桥已经成为一个马桥人自由自在生活的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他们在发歌中展现自己对爱情、亲情的理解，当你从字面上读到那些歌谣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叹马桥人在歌声中所发泄出的原始生命力；铁香身上所无法压制的原始性欲张扬而不讲任何道理；马疤子手下的兵因为抢了人家的东西被酷刑处死，行刑时“哼都不哼一声。……马疤子手下的兵连贪财都贪得硬气”。整部小说字里行间都穿透出马桥人的一股旺盛的生命力，不可遏制。

离家十多年、出走江西的本仁回到马桥，他的婆娘已经改嫁，过了两天，他回江西了。走的那天下着小雨，他走在前面，他原来的婆娘跟在后面，相隔约十来步，大概要送他一程。他们只有一把伞，拿在女人手里，却没有撑开，过一条沟的时候，他拉了女人一把，很快又分隔十来步远，一前一后冒着霏霏雨雾往前走。不讲“道义”的出走竟然没有引起婆娘丁点的怨恨，关系和谐而又得体。可见，马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不是来自政治的规定，虽然政治的规定不会消失于马桥，但是这种政治的规定给予马桥人生活造成的影响只是约束，而不能成为他们行动的准则，不具有强大的标尺作用，人们只是在不违反它的情况下选择自己坚持的生活。当盐午因为“反动”的罪名被公安局抓走后，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这是一件有头有脸的事，在他们的眼里，盐午是有资格反动的，倒是对于另外一个嫌疑犯，他们认为根本不配和盐午一起被抓。而对于外界所认可的不管是道德的还是文化的主张，他们也保持自己的解释，根本不受外界影响。例如他们禁忌结婚时女方还是处女，更喜欢女方挺着大肚子进门，因为由此证明的生育能力是马桥人最看重的；再比如“科学”一词，本来的褒义色彩在马桥已经消失了，只剩下“学懒”这一隐含意义与之相联系，他们竟然把“科学”和“学懒”画上了等号。这就是他们的思维，这就是他们的方式。“在他们心中，马桥是一切的中心，其他都是‘夷边’，‘文化大革命’、印度支那打仗，还有本义在专署养了两头马，都是‘夷边’的事”，“我怀疑他们从来有一种位居中心的感觉，有一种深藏内心的自大和自信。他们凭什么把这些穷村寨以外的地方看作夷？”当韩少功借助“我”发出这声疑问时，背后隐藏的是对于马桥人独立自信的民间精神的感叹。

当然，韩少功也没有在小说中回避民间社会先天的“藏污纳垢”性，对于女性的漠视和鄙视，宗族之间的械斗，男女之间混乱的性爱关系，对于等级决定的“话份”的肯定和推崇，这些都是民间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因为作者正视这些所

谓的“污垢”，才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民间。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认为的所谓“藏污纳垢”并不是简单地可以以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来界定的，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些“污垢”可能恰恰是马桥民间精神的体现，为械斗付出生命正是他们为宗族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忘我的品质和勇敢的气节；男女之间混乱的性爱也使马桥充溢着一种毫无顾忌的原始生命力；“话份”的确立是马桥人规范乡村秩序的自觉，也给予马桥人向上追求的动力。这种“藏污纳垢”的复杂性体现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韩少功对民间建立起一个开放的视野，走向了与民间的平等对话。

《马桥词典》中的每一个词条都可以咀嚼，而且意犹未尽，每一个词条的背后都跳动着民间世界土地的脉搏，当我们面对词条和词条蕴涵的人、情、物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最接近大地的生命喘息，这本“词典”已经浑然一体，互相应和，我们真的担心任何单个词条的分析会遗漏马桥民间世界最精华的部分。《马桥词典》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却有了民间的色彩。在整个文本中没有了寻根文学的强烈的知识分子寻找文化这根的目的性，也没有以前作品中对民间生活的改造心态，审视民间的目光变得温和可亲。知识分子的精神在这里获得了另一种存在方式，换句话说，民间的生命作为审美的对象，使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仅仅在“观念”中自语是远远无法和实际的社会发生交往和沟通的。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韩少功的创作所呈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回归民间的情怀，所表现在作品中的是始终未变的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乡村记忆，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对生活过的乡村的生活的反观，却会呈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从批判到对话。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在创作中都无法彻底摆脱他所生活过的土地，韩少功也是如此。当他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在农村时是希望以自己青年的政治热情来改造乡村的，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醒意识使他没有一味地陷入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境界，他始终寻找与乡村民间的最佳契合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形成开放的视野，把民间纳入了自己的创作中，而这个过程又是与二十年社会的变迁以及文学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创作在更深远更广阔的天地里扩展，所以他也有意识地开拓写作空间，而民间能够提供给他丰富的写作资源，给予他一个拓展写作空间的途径，一个情感的栖息地。《马桥词典》就这样诞生了。

韩少功三个时期的创作不管与“民间”呈现为何种关系，都没有远离民间，他一直在找寻一个与民间对话的最好角度。我们清晰地看到他所有的创作中一直没有隐去的一个人物，就是韩少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审视目光，即使在《马桥词典》中，他也时常站出来引证历史，解释词条背后的文化内涵。韩少





功正是抱着一个宽阔的胸怀和清醒的思考意识,在与民间的不断对话中,发现了民间的意义所在,并认识到这种意义的珍贵性。这是韩少功的可贵之处。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大的知识分子理性精神使得韩少功更倾向于抽象出民间世界的意义所在,这种抽象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把民间宽厚、粗糙、随心所欲的嚣张——这些最实在、最可爱的沙粒过滤掉了,观念形态的生活相对于民间的本真世界而言,其内在的活力总是要受到某种限制的。两年前出版的《暗示》虽然看上去作者的用力之处在文体和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但这种探索本身也隐含着作者对民间意义的重视。而近年来他的中篇新作《山歌天上来》、《报告政府》又明显表现出他对民间世界活生生的质感的兴趣。在韩少功与周围世界的对话意义的变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一个艺术精灵的不倦寻找。